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録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楊兆豐

賓退録卷七

宋　趙與旹　撰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隲為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髙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

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勑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

多疑悞故别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録尚書事謂為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顔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眞龍肱武人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臥波未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眞龍矣牧之賦與秦事牴牾者

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

房也收顧有妝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免與髙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腮爭堪喫五代

史長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髙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勲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儈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絶太宗即位會有訴者

斬於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呉傳朋說出己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吕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隅

日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䩄屨鮮妝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靣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殽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殽核之

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髙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刋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

隷釋隷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將軍吕君碑立於魏文帝黄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毁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

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絶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絶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

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

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眞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

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庵

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畧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禀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眞元分别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

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為貞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紘帥廣傳其答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寛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兹分帥閫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酗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
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
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辨王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
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
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强兵為事擯老成任新

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嗚呼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兵連禍結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閒猶有典型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横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黄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

然不絶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晙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

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甞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甞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后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甞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甞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

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

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

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

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説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巳久隨世

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

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
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
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
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
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
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
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
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

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戞戞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

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絶而公以蓋世之英絶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

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

雹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迴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贍侍中裔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絶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搴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粤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絶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葢諷其上也雖

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皁隸則華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朝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却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

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

居而傳以跽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跽對居而訓跽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葢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

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

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同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説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黄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

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邪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

稌米自拒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
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
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山以下至
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
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
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
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
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

糈自翼望之山至於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簏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於無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糈字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於蔓渠

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鈐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於玄扈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離騷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

也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七

賓退錄卷八

宋 趙與旹 撰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篇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據依丙志謂始萃此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

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不審既删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褒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慫恿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為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勤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為可笑從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録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

腹正寛經日未死適木工數輩在取谷斨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録亦取列子之説喜其與已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於是輯為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巳或

七年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閒之為助如此然平生居閒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末又載張徳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做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答問之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别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檁復云更須從子

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謚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續以十二辰又以叚柯古支諾臯支動支植尤崛奇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八攺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

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謷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涣蓋自知之愛奇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覽賔畢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

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巳謂神竒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以至鳥鬼淵祇蛇祅牛彫之類何翅累千萬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詑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顓虞

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剟剽以為助不幾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福盡巳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味步趨為之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逌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如駛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惛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

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也余旣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檁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

府燕閒錄七書多歴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兹一編頗得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於三景所粹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他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

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鴟顧斯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葛不能釋固嘗悔哂猛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摇山之辯不復聽矣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内外傳

尤多遂以爲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囘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彦智黄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佘甞立說謂古今神竒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爲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明錄中貫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吏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

辨夷堅爲皋陶別名至四志乙則絶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詑其速者亦不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

淯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
西來八詔鑾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
鴦瓦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子
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於
洪文敏所錄唐人絶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
忽地金輿下月陂内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
過當處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
橋頭每年宫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

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兩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隠金裙蜂鬢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宫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虚鬬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黄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宫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

八君之甃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甃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

荊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

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温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分温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一理

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别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劉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

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羌向義建策之類

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氷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

黄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他如韓文公之於潮麴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㫖井鴉翔危堞神䕶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髙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吕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葢今之隄防水庸葢今之溝澮

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今聞見所及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

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淸泰封興德保閩王紹興初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鎭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利貺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衣州則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成州則靈祐廟英祐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

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温州富裕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

不可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黄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眞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

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龎玉實龎堅四世祖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溧水白季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嵊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

及遵義軍未廢時皆甞錫城隍廟額承曰静恵播曰昭祐溱曰寧徳遵義曰懷寜承州則又有静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隷珍州溱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載吳春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霸一作厲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

稱巳轉而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户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别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巽守龍舒有徳於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牟士謂有

城隍廟賽雨絶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隠云舅

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温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俠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闘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闘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

曰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鬬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鬬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鬬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鵝一鵝至五

十萬錢是鵝亦能鬬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獘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强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

而愎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

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顔師古固嘗辨其妄褚所書他事牴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恱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

在京師得名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欝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宫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

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烟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温舒為右輔行中尉

事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黄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葢寛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户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葢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禄高於職事官者爲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灝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旹因

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

賓退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録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羅錡逺

賓退録卷九

宋 趙與旹 撰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冦恂自頴川太守從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頴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頴川從駕至郡盜賊

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乆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夷堅戊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内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塼瓦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平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

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閲張芸叟所著浮休閲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吏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畧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隂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説揚揚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

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煜不以此書之后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葢俗傳為宋襄公之娟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濬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

葢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徼廟朝錫
命耳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因從容
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郟賊
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爲嫌
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
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
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爲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

盛時所無有葢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為約降燕馮煖焚孟嘗君債劵昉見於簡牘至漢為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笓字當作枇與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

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桒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比余一顔師古注曰辮髮之飾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笓字無所經據博雅篝筌謂之笓葢捕取魚蝦之具邊迷頻脂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笓類篇笓又毗至切櫛屬然二書晩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

櫛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煜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

怒又皆為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煜誤以為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倭幸傳張彭祖為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孊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大

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郃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

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俶事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𥟖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宫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邪此猶易解猶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禄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果

何所事邪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御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閭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幼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憑高始見

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覩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

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美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録引王觀國學林新編謂是頴川地名不美者彼自不美此自美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邪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吕布傳云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為伊索得

元家女

張清源淏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録目為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彦兄弟劉騊駼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名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煜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

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
子名益恩亘榮族人亘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翊
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寵傳注引
謝承書表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
不疑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
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
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
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

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别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畧失中故宜行而不逺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

明審號為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葢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畧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

嘗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
中宗即位追贈國子監丞聘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
雖然不始於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
子倉舒亦没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
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
乃止然竟聘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
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丈

昭甄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邪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賔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

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樂書云阮咸五絃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

朝太宗於舊制四絃上加一絃三説葢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四絃十三柱者與沓竊聞今禁中女樂别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絶不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宫人能為此郭葢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絃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悦甚後人習為搊琵琶則是唐已有五絃矣不知賜因唐之太宗而誤為本朝邪抑别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緑牕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臙鬢向鏡輕勻襯眼霞悵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蕪又一杈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刱上加欄楯道分為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

曰太平御覽曰册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册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

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歳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歴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

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令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

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黄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黄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畧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温泉行云北風慘

慘投温泉忽憶先皇廵幸年身騎厩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寳間也不應猶及太和時葢别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録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寳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寳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寳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蔡寛夫云南宫詩話世誤傳蔡寛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葢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

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史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與嵩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喆始槩括應物集及它書為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於此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還長安胄貴里及歲日

寄弟并答崔錫詩　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

名為將相而其兄夐高尚不仕號為逍遥公夐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姓纂少遊太學見贈舊識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韋畢從見宴詩為李録事并鄭户曹及逢楊開府温泉行等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䕃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為貴冑起家之高選頗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去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舊隱詩復返澧上園廬蕪没貧無以自業見歸澧上詩容遊江淮間所

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人及李栖梧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見寄弟及别子西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横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示從子班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同德精舍詩起為鄠令大歷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郊詩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見西齋示諸生詩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見别善福祠詩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

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椒道士及釋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邑見歲日寄端武詩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樓詩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答李士巽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婺甚恩見郡齋文士宴集詩从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

來替左司寓於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太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太和六年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究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之風實為邦本謹按太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邪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覲兩都士妄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息於斯焉

有子曰

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見姓纂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閒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録舊贄以見始被領畧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

可也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吴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詩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内為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吴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録者豈亡之邪使應物而

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録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閥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

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强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宫様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

賓退録卷九

之語但恐溢美耳與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